大學古義說

謹案大學爲禮記四十九篇之一
絡貫通無經傳之可分無闕亾之可補惟其古
義日湮師傳漸失衆家之說轉卽岐涂一卷之
書幾同閧市伏讀
欽定三禮義疏於禮記大學悉依古本鄭注孔疏備錄
全文謂其羽翼之功可垂於世禩將使編摩之
士得溯其源流仰見
高宗純皇帝
臨制稱決
精一淵深逮漢學之津梁同此條分而節解並宋儒之

壇席斯爲輔弼而扶微凡聽發揮同形踴躍翔
鳳每尋故籍時問前脩考明堂在大學之中盛
德著月令之記文辭具備制度章明且立學以
取人爲基取人以好惡爲大物格之事爲效驗
誠意之學貫治平咸考諸古文以求實是微言
大義觸類旁通無庸雜采不根之談依附後來
之議可以得性命之理推治亂之原成大學古
義說二篇其分聽訟以下爲一篇則用孔氏正
義所分章段蓋六代諸儒相傳之本亦二戴以
來不易之義也翔鳳屢偕計車未能一得羈祿

橫舍行已三年欲使諸生畧通古學繹官書而
尋遺緒粗殊壁造之文際
盛世而附通經猶娩卮言之一嘉慶二十三年十一
月長洲宋翔鳳記於泰州學官之舍

大學古義說上篇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釋文大舊音泰

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宮辟雍亦曰明堂盛德記曰大戴禮明堂者古有之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凡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外水曰辟雍異義引韓詩說辟雍者天子之學圓如璧壅之以水示圓言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雍者取其雍和也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蓋

以茅蓋取其潔清也按此諸文則周人明堂卽大學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故謂之明堂此明明德之義所由出也明堂明諸侯之尊卑周書大匡云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以命教則曰大學以明明德則曰明堂鄭康成說辟雍曰辟明也雍和也所以明和天下則辟雍亦取義於明明德也堯典舜格于文祖文祖者明堂也洛誥言單文祖德故記盛德者必言明堂德篆字作悳許愼曰悳外得於人內得於已也中庸記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敎鄭君注云由至誠而有明德是聖人之性者也由明德而有

至誠延賢入學以誠之也大學言教人之法故先言明德明德者謂人各有可明之德而有天下者先能自明其內得於已然後明用人之有明德者是爲在明明德此平天下之本本於用人而用人之法基於興學設教射義言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又言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勇則害上言不比於禮樂者也禮樂不斯須去身則惰慢邪辟之氣

不設於身體是古者射以試士故大學亦名射宮又以選士之中立益地絀地之法則天子以是明諸侯之德諸侯以是明卿大夫士之德而用人之道無不備平天下之道亦無不賅矣或難曰士之爲士當先德行而後文藝射之一藝而可備用人之道乎荅曰禮樂者德行之所發也射者藝之顯著者也故射義曰古者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故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

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此明禮之義也又云五節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此明樂之義故禮樂者德行所發施也射者禮樂之著明者也虞書曰侯以明之魯頌云穆穆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又云角弓其觩束矢其搜可以知三代以來天子諸侯用人之道莫不以射大學言

明明德示天下後世以興學立教其法可尋而其道不遠也

在親民

虞書言克明峻德古文說以爲能明馴德之士（史記）故大學取士之法以明明德爲基與克明峻德之理無異故克明峻德者尊賢也又言以親九族者親親也書古文說九族爲上自高祖下至元孫（見五經異義）所謂同姓從宗合族屬也又言平章百姓人含五常之性發爲五聲五五二十五轉而相雜故姓有百（本白虎通）平讀爲辨辨別章明也所謂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

男女有別也蓋行親九族之法於百姓則人無不親有虞氏之官百因生以賜姓故百姓亦爲百官有官則有姓有姓則有族有族則有親百官無不明親親之義而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則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大學繼明明德而言親民者以此故王道之易易亦甚於用人而已矣

在止於至善

至者極也一也中也善者本於性初以元善爲建首則天下莫不復其性性善之說明而後天下之民皆得其所止故說大學者必舉至善以示人也易乾初

九爲元乾元不用爲大極極爲至元爲善善終言旣濟定得其所止也春秋始元終麟麟木精木神曰仁善之長也於元見善之至於麟見至善之止夫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其功皆基於至善洪範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於易初爲建極爲元洪範又曰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維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大學繼親民而言止至善者以此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知止者知人當有所止也大學一篇不言性而言善其善即其性也人有喜怒哀懼愛惡欲之情以滑亂其性遂以至於禍亂而不可止故發乎情者當止乎禮義大學之禮所以治人情而止其禍亂也知有所止則當求得其所止中庸篇曰擇乎中庸得一善夫所止易知而不易至人稟天地之性當謹候天氣審察陰陽聖人立大明堂之禮布十二月之令示王者以所當止故仲夏之令曰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耆欲定心氣百官靜事無刑以定晏陰之所成

仲冬之令曰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耆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夫物至於至極則必爭明堂之禮知二至爲陰陽交爭之際而後能有所定大學明堂之道爲一故二至之令知止有定之象故易於復象言至以復初通乾元以乾元明至善繫辭言龍蛇之蟄以存身也震爲龍巽爲蛇復初爲龍蛇之蟄明震巽之相並似生然必得陰陽之定而後象龍蛇之蟄而靜而後能利用安身故定也靜也安也以言乎禮象也慮者以言乎神明也君子惟有定以能靜能安故先心

退藏於密以存身由是齊戒以神明其德以致用故繫辭曰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慮者擇乎中庸之學也得者得一善之效也盖惟能慮則萬事萬物處之皆得其宜足以通家國天下之大無不止於至善是之謂知止是之謂致知故致知爲至善之極至善爲愼獨之原也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

物者天地之數也本末者德爲本財爲末五行之德謂之德六府之用謂之財天地以一至十之數生成五行以五性配五神而水火木金土之德遞王故禮

於明堂祀五帝五神五德之帝五行之神也舍五行無德舍水火金木土穀無財用王者明五行之德以爲本而後可財而用於民本末者首尾之謂非二物也故知本末而天地之數通矣事帝王之事也帝王之事五德遞嬗終而復始騶衍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作終始大聖之篇自衍以及賈誼司馬遷並謂從所不勝劉向父子以爲以母傳子終而復始若五行之於四時皆明明德而有天下探命秝之去就以絕諸侯闚干天位之心則當從以母傳子之說今本王符潛夫論所捕圖伏

羲以來十代五行相嬗之數以明之

帝繫表

五德	帝	注
木德	伏羲	後嗣帝嚳代顓頊
火德	炎帝	赤帝魁隗身號
土德		
金德		
水德		
木德	帝嚳	號高辛後嗣姜嫄履大人迹生姬棄後文王代殷亦以木德王
火德	伊堯	代高辛氏世號
土德		
金德		
水德		

炎帝世號神農代伏羲氏後嗣慶都生伊耆

黃帝

付寶生黃帝軒轅代炎帝後嗣握登生舜

青陽

白帝摯青陽世號少皥代黃帝

唐

虞舜

舜事堯堯乃禪位號有虞

禹

名文命為堯司空受舜禪世[illegible]

都曲阜後嗣啟已生文命

顓頊 黑帝顓頊身號高陽世號共工代少皞妭倘存燕卵生子契

夏后

湯 契之後嗣名履身號湯世號殷

謹按曲禮正義曰熊氏云三皇稱皇者皆行合天皇之星故詩緯含神霧宋均注云北極天皇大帝其精生人然則稱皇者皆得天皇之氣鄭元意則以伏犧

女媧神農爲三皇故注中候敕省圖引運斗樞伏犧女媧神農爲三皇也然宋均注援神契引甄燿度數燧人伏犧神農爲三皇白虎通取伏犧神農祝融爲三皇並與鄭不同皆無所據其言非也鄭數伏犧女媧神農非謂其人身自相接其閒代之王多矣六藝論云燧人至伏犧一百八十七代宋均注文燿鉤云女媧以下至神農七十二姓譙周以爲伏犧以次有三姓始至女媧女媧之後五十姓至神農神農至炎帝一百三十三姓是不當身相接譙周以神農炎帝爲別人又以神農爲木德女媧爲水德皆非鄭義其

五帝者鄭注中候敕省圖云德合五帝坐星者稱帝則黃帝金天氏高陽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是也祭法正義曰春秋命秝序云炎帝號曰大庭氏傳八世合五百二十歲黃帝一曰帝軒轅傳十世一千五百二十歲次曰帝宣曰少昊一曰金天氏則窮桑氏傳八世五百歲次曰顓頊則高陽氏傳二十世三百五十歲次是帝嚳卽高辛氏傳十世四百歲此鄭所據也其大戴禮少典產軒轅是爲黃帝產元囂元囂產蟜極蟜極產高辛是爲帝嚳帝嚳產放勳是爲帝堯黃帝產昌意昌意產高陽爲帝顓頊產窮蟬窮蟬

産敬康敬康産句芒句芒産蟜牛蟜牛産瞽叟瞽叟
産重華為帝舜又顓頊産鯀鯀産文命為禹司馬遷
依而用焉皆鄭所不取張融評云若依大戴禮及史
記稷契及堯俱為帝嚳之子堯有賢弟七十不用須
舜舉之此不然明矣漢氏堯之子孫謂劉媪感赤龍
而生高祖薄姬亦感而生文帝漢為堯裔而用火德
大魏紹虞同符土行又孔子刪書求史記得黃帝元
孫帝魁之書若五帝當身相傳何得有元孫帝魁融
據經典三代之正以為五帝非黃帝子孫相續次也
一則稽之以湯武革命不改稷契之行二則驗以帝

魁繼黃帝之世是五帝非黃帝之子孫也按鄭據秘書並不謂帝嚳及堯舜爲顓頊後故祭法注云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自夏以下稍用其姓氏之先後爲次則四代禘郊祖宗不必皆所自出蓋配天之祭與五廟之法不同也詩生民箋云姜姓者炎帝之後有女名嫄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之世妃姜嫄之生后稷乃禋祀上帝於郊禖以祓除其無子之疾而得其福也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禮按鄭以稷父爲高辛氏後世在堯時爲二王後是稷不與堯同父堯亦不出於高辛又商頌元鳥毛傳云

春分元鳥降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於郊禖而生契箋云降下也天使鳦下而生商者謂鳦遺卵娀氏之女簡狄吞之而生契爲堯司徒有功封商堯知其後將興又錫其姓焉正義曰鄭以中候契握云元鳥翔水遺卵流娀簡吞之生契封商殷本紀簡狄行浴見元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諸緯候言吞鳦生契者多矣故鄭據以易傳也是契無父而生與帝繫毛傳並異史記三代世表褚先生曰詩言契生於卵后稷人迹者欲見其有天命精誠之意耳鬼神不能自成須人而生奈何

無父而生乎又引詩傳曰湯之先爲契無父而生契母與姊妹浴於元丘水有燕銜卵墮之契母得故含之誤吞之即生契契生而賢堯立爲司徒姓之曰子氏子者茲茲益大也詩人美而頌之曰殷社芒芒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商者質殷號也文王之先曰后稷后稷亦無父而生后稷母爲姜嫄出見大人跡而履踐之知於身則生后稷姜嫄以爲無父賤而棄之道中羊牛避不踐也抱之山中山者養之又捐之大澤鳥覆席食之姜嫄怪之於是知其天子乃取長之堯知其賢立以爲大農姓之曰姬氏姬者本也詩人美

而頌之曰厥初生民深脩益成而道后稷之始也孔子曰昔者堯命契爲子氏爲有湯也命后稷爲姬氏爲有文王也太王命季厤明天瑞也太伯之吳遂生源也儒林傳褚少孫傳魯詩據異義此所引正是魯詩傳索隱以爲出詩緯故曰詩傳者非也詩生民正義引異義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左氏說聖人皆有父謹案堯典以親九族卽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堯安得九族而親之禮讖云唐五廟知不感天而生元之閒也諸言感生得無父有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說也商頌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謂娀簡吞鳦子生契是聖人感見

於經之明文劉媪是漢太上皇之妻感赤龍而生高祖是非有父感神而生者也且夫蒲盧之氣嫗煦桑蟲成爲已子況乎天氣因人之精就而神之反不使子賢聖乎是則然矣又何多怪按鄭駁同褚少孫說原鄭之意以姜嫄爲高辛世妃於簡狄但云娀氏之女是不以契爲高辛子也然秘書散佚鄭說不全惟王符潛夫論五德篇謂帝嚳爲伏犧後其後爲后稷堯爲神農後舜爲黃帝後禹爲少昊後契爲顓頊後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並感天而生與秘書說谷合下姓氏篇云探命秝之去就知二篇皆本命秝序

也又按晉語云少典娶于有蟜生黃帝炎帝賈子新書云炎帝者黃帝同父母弟也此與帝繫爲一家之說彼既以五帝同出一族則必謂三皇與五帝亦同一族矣太史公但據宰我問五帝故五帝本紀云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云云以五帝德帝繫皆不言神農又與命秝序爲一家之說史記博采載籍異說並存勢難齊一且周秦百家言多托諸孔子所謂宰我問者亦百家之一而晉語乃傳者所述與命秝序諸書無可軒輊後之學者亦但求其當於理者而已蜀志秦宓傳宓見帝系之文五帝皆同一族宓辨其不

然之本惜其文不載

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先者先愼乎德也積善成德明德者至善之見端愼獨者誠意之所在也故大學之道以誠意爲先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爲後知所先後而後知誠意爲明明德之本故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知所先後之謂也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謂王者以五行之德遞嬗

者也明堂祀五精之帝行五行四時之令故明堂之法所以明明德也明堂者有天下朝諸侯之堂也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大夫有家而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莫不有身故立明堂者所以聽天下也立大學者所以脩身也帝入大學承師問道退習而端於大傅大傅罰其不則而達其不及則德智長而理道得矣此立學以脩身之事也德者外得於人內得於已故由平天下以求於誠意致知皆明明德之事也言先致其知而下文獨明誠意者以爲非致知則不知止至善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先致其知也必愼其獨止

於至善也致其知者所以誠也

致知在格物

鄭君釋此文云格來也言知於善深則來善物知於惡深則來惡物是格物者誠正脩齊治平之效驗也故言在而不言先言其效驗無往不在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皇麒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闚此格物之謂也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

平

曰明明德於天下曰治其國以極於致其知皆言明

明德之先後有序也曰知至曰意誠由是以至天下

平皆言物格效驗終始一貫也此一節皆明物格之

效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

木茂天地之閒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

而偕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

矣此物格以至天下平之謂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

壹者專也獨也至也能專者謂之誠誠意之事在慎

獨獨者至善之所在愼者明明德之所基也然欲敎人以誠意之學而不切指於其身則德自爲德民自爲民善自爲善其道不能以一貫故論語明忠恕之道恕者所藏乎身言君子之身無斯須之不脩則以誠意合於脩身壹是皆以脩身爲本言誠意爲脩身之本也天下本諸國國本諸家家本諸身反求諸身則誠意正心之功始切而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俱終身守此勿勿懼懼也故舉脩身以見爲學之要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豪釐差以千里本者身也末者家國天下也由本以及末一體也脩身以至於天下平亦一體也正其本則治失之豪釐則亂脩其德而慎之則治反乎德而用之則亂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慎獨之事皆脩身之事故離乎其身以言德非聖人之所謂德謂脩身在明明德之後非大學之所謂本也若厚薄者好惡之所由見也凡人未有不厚於所好而薄於所不好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故身之所厚推之天下而無有不厚者

矣身之所薄推之天下而無有不薄者矣自古未有假仁義而王不道德齊禮而格者也大學明脩身爲本而以所厚薄者著治亂之效以明本末之義則誠意以至於平天下有一以貫之之道而知無不至矣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

中庸篇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又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誠者實

也人身有五藏而心其一意者志志者心之所之言身與心則有形色之可倚言意則至虛惟至虛能來至實故必言誠意而後爲至誠天地之道陽實而陰虛陽爲氣而陰爲形氣爲至虛以無所不至而爲至實誠之於身以推極乎天地萬物亦無所不至蓋實有滯而虛無滯虛實之爲用陰陽之相和其理一也誠無所不至而後知其無自欺無自欺則端其所好惡苟存其欺之心可以深藏其好惡而每形於獨居媿於屋漏是可動而不可靜者也惟誠意能守靜而後能慊鄭君云謙讀爲慊慊之言厭也孔氏云謙讀

如慊慊慊然安靜之貌老子曰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以至誠者天下之至靜者也易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氣之動者莫如雷雷在地中至靜之時也而至誠象之至誠無時而不靜故明堂月令於二至明君子齊戒之法而終主於靜必知毋自欺乃能自慊則靜之道在此矣

故君子必愼其獨也

誠意之實爲毋自欺毋自欺之功在愼獨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一者獨也抱一無離者愼獨也易

乾初九為獨故震象曰君子以恐懼脩省愼之至也

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

小人不能愼獨則必自欺夫人之為不善其始必起於隱微而其禍可流於天下惟君子能愼獨以治小人過其人欲之萌而發其性善之始此堯舜之俗比戶可封也易乾為善為君子坤為惡為小人以乾通坤以君子治小人使其著誠而去僞是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也蓋小人但能自欺而不足以欺人自古未

有甘爲小人而不敗者文言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葢言順也此以見小人之無益而君子之能誠也夫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誠於中也去小人之不善而著其善形於外之效也故君子則知有愼獨而已矣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引曾子之言以證視己者非止一人如見肺肝可畏之至十者數之終方寸之地萬事所發端也深宫之中兆民所環望也在巳則獨在人則衆舉十目十手

之言以見指視者之大可畏愈知獨之不可不慎而
意之不可不誠也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按說文胖半體肉一曰廣肉也此心廣體胖斷非言其多肉胖當讀盤從之盤廣韻盤俗作胖正由假胖為盤俗字遂誤作木旁盤樂也盤樂安舒有仰不愧俯不怍之意文選注引聲類磐大石也磐字說文無通作盤是盤有大義故鄭云胖大也
胖讀為般桓之般假借字也三者以明誠中形外之
說惟君子為能誠未有小人而誠者也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
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

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
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
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按釋文澳本亦作奧又作隩毛詩本作與磋釋文作瑳磨釋文作摩云本亦作磨又釋文引爾雅象曰磋亦作瑳釋文喧本亦作咺諠毛詩作諼釋文云或作喧恂依鄭注當作峻
鄭君注曰此心廣體胖之詩也惟君子之身指視者
衆故其誠於中形於外者皆能稱道而得之凡明德
親民止至善之道皆本於君子之誠意俾小人皆揜
不善而著其善民乃得止至善之效而後不能一日
而忘君子此誠意所以爲盛德至善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

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此申言誠意之能明德親民止至善也賢親樂利所謂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也沒世不忘所謂維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也此美文王武王之時祖文王而宗武王皆配明堂之祭而廟世世不祧故曰世室以著沒世不忘之義大學明堂同處故於明明德之道反覆言之也

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按鄭注諟猶正也或爲題峻書堯典作俊漢書平當傳三國志曹植傳引書並作峻蓋今文書也

明德五行之德天之明命天命民以五常之性也能
明而後其德大故曰峻德詎以自明言之者明者誠
也有君子之誠意可以明天人之際而通乎性命之
原故治國平天下之道未有一日而離誠意者中庸
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
矣此誠意之所以能明明德也周公作洛朝諸侯於明
堂而作康誥大甲諟資有牧方明方明者明堂也帝
典格于文祖亦明堂也大學歷引其文以證古之明
明德者乃能立明堂大學之制而無不由於自明矣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

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誠謂之明明明德之謂新故又引經而申之易大畜著離明之象曰剛健篤實光輝日新德既明矣而又明之曰新之謂也揜其不善而著其善新民之謂也以人之自明通天之明命其命維新之謂也天之命即人之性所謂五性之德也木神曰仁火神曰禮金神曰義水神曰知土神曰信在天曰五帝在人曰五性統而名之曰德原其本則曰明命聖人立明堂以法之立大學以敎之由本及末本身徵民之學悉歸之於誠意所謂能性其情者誠意而已矣極者中也

中庸記曰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春秋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皇建有極四達不悖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與於此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按毛詩緡作緜唐石經禮記作
緡

此言有一誠以通之則知無不致物無不格無所不用其極之謂也故明明德者不必家喻而戶曉而上

亂飛鳥下動淵魚莫不各遂其性此則誠之至也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此引詩以明文王之明德以親民而止至善也緝熙光明也本鄭注慎獨之謂敬敬之謂誠文王有光明之德以自盡其誠敬而施之君臣父子國人而無不當故能受命作周開明堂之治立太平之業是之謂親民是之謂止至善而要歸於誠意而已矣

大學古義說下篇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按釋文本作吾聽訟猶人也云論語作吾猶人也

自此以至終篇正義以爲廣明誠意之事言聖人惟自誠己意亦服民使誠意也夫誠其意而至乎自慊則已無人己之見斯可以聽訟聽訟之際以人之好惡爲吾之好惡是爲猶人吾聽訟猶人斯可必其效於無訟蓋意之不誠而有情僞則涵之流可以生禍刑之大至於甲兵以馴至乎天下之不平故物格知至之效在能使無訟周禮小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

民情聲者辭也情猶實也本鄭注誠也易曰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孚信也誠也窒塞也惕敬也畏也書無逸云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自畏之志出于至誠推斯意於人則人無不誠其意以信其君民有大信則無不怵惕維厲於其志而訟之原可塞也無實而得盡其辭於是民胥譸張爲幻所謂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此訟之所以終凶也呂刑云明清于單辭單盡也維明維清則不得盡

其辭故云民之亂罔不中聽于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此言盡其辭之害也記者引孔子聽訟猶人必使無訟之言又申明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宜使民務實而不務辭則當大畏於其志蓋畏於外者不足以言畏畏於民之志此之謂大畏夫反身而誠由家及國端其好惡謹其得失明乎德財聚散出入之防嚴乎君子小人義利之辨淪於肌髓通於寤寐此大畏民志之事而至於無訟則天下平之至也

此謂知本

記先言壹是皆以脩身爲本此又以本爲誠其意蓋

離乎身以言誠者不可謂之誠也含誠意而言齊家治國平天下者不可以爲家國天下也中庸記曰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以誠明性之德足以親天下國家之民而止於至善皆一誠之所貫可以爲萬事之根本於易爲春秋謂之元於律爲黄鍾於時爲冬至於天爲北極於人謂之誠意是以說大學者以知本爲要云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

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記者說誠意在正心之先戒愼不覩恐懼不聞於至虛來至實易之乾初是也心在人身之中不可偏倚易之二五是也大衍之數虛一不用是指乾初又言變動不居周流六虛指乾元之升降六位虛者意之象元者誠之名故誠意包致知格物以極於治平之道而正心則就身之中而言之賈生書曰道者所從接物也其本者謂之虛其末者謂之術虛者言其精微也平素而無設儲也術者所從制物也動靜之

數也又曰虛之接物鏡儀而居無執不臧美惡畢至各得其當衡虛無私平靜而處輕重畢懸各得其所明王者南面而正淸虛而靜令名自宣命物自定如鑑之應如衡之稱有豐和之有端隨之物鞠其極而以當施之此虛之接物也足以明誠意以虛爲本而正心以下皆術之接物也說文解字曰人心土藏在身之中又曰情人之陰氣有欲者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性之字並从心知情與性皆心之所具仁義禮知信爲五性喜怒哀樂好惡爲六情忿懥爲怒恐懼爲惡憂患爲哀好樂爲樂與好忿懥之類皆身有

所累而感於情故能正其心是能存其性則喜怒哀樂好惡六者發皆中節而不偏所謂和也易之義利和而貞正故文言曰利貞者性情也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本王輔嗣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又引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正其心則操也仁義禮知信則存也不性其情則舍也心不在焉則亡也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則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也由放其心而身爲情之所累故忿懥恐懼好樂憂患皆足爲此身之害也禮運曰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

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故立大學之禮以教於國使人知明堂五行五性五常之理以正其心以脩其身不已切乎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按釋文辟音譬下及注同鄭注辟猶喻也今注疏本經文作辟宋本暨唐石經並作譬釋文本在諸本之前當可據唐以後校者依注意改之又從禮記集說引鄭注云辟猶喻也與釋文同

辟鄭讀為譬由身以及家由己以及人而所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分焉以誠譬之則人之情可以喻於己誠之道可以通於人舉至不齊者而以身齊之皆誠意之學也記於家言敎而於身言譬譬於隱微不言之地以內驗其身之脩與不脩則誠意之功密苟不能誠將好而不知其惡惡而不知其美而知人之哲鮮矣諺之言言天下之人能誠者鮮故誠者之於斯世權衡輕重之道隨地而變因人而施未嘗一槩而論而無所偽為然後可以言齊也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敎人者無

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敎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古者立大學以敎於國而大學一篇至此始言敎者以誠意之功未必則脩身之事不至是不足以言敎也孝經曰夫孝德之本敎之所由生故敎之事莫先於孝論語引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又申其義曰施於有政是亦爲政此孔子自言不出家而成敎也弟與慈皆孝之所推孝經又曰君子之敎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敎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敎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敎以臣所以敬天

下之爲人君者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故孝經一書明嚴父配天之義此明堂之法即大學之法也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此又明所以成教之道也禮保傅篇曰古之王者大子及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夙端冕見之南郊見之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以行矣教之道莫重於大子故保傅一篇反覆言之保傅篇又曰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失

之豪釐差之千里故君子愼始也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乾巛皆愼始敬終云爾謹爲子孫娶妻嫁女必擇孝悌世世有行仁義者如是則子孫慈孝不敢婬暴黨無不善三族輔之故曰鳳皇生而有仁義之德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兩者不等各以其母以是知保赤子者皆在其母之善否此教於家者之要道也保傅篇又曰胎敎之道書之玉版藏之金匱置之宗廟以爲後世戒又曰周后妃任成王於身立而不跂坐而不差獨處而不倨雖怒而不詈此胎敎之謂也故保赤子必始於胎教然亦由其世世

有孝弟仁義而後能愼始而敬終非學而至也要其道亦一誠而已矣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此申言孝弟慈之由身以及家國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我者我之身與心也凡正心脩身者必其能誠意者也記者言誠言仁又言恕恕亦仁也本說文自人見之則曰仁藏之於心則曰恕仁者我之所固有亦一家一國之人之所固有也孟子又曰人之所不學而

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親親謂之仁亦謂之恕敬長謂之義亦謂之讓家人傳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此一家仁一國興仁之說也夫自爲赤子而有孝弟仁義之教以存其良知良能則所以達之天下者又不在乎政教號令而本於一人之心是以謂之機虞書在璿機玉衡以齊七政伏生傳曰琁者還也機者幾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

是故琁機謂之北極劉向亦以璿機爲北辰句陳樞星北辰居天之中而握其機有天下國家者亦法北辰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既正其心則本之以誠率之以仁藏之以恕一家一國可不待言而興起故筦子曰七主七臣一人之治亂在其心一國之存亾在其主天下得失道一人出所謂正其本而萬事理者在握其機而已矣夫苟不誠必至於不仁而必至於貪戾戾之言利本鄭注既有利之可貪則陷溺其心不有其身而何有於天下國家不孝不

弟之不可禁犯上作亂之所由滋皆利之一言敗之也論語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旣知孝弟爲仁之本則不脩之於一家一人之身而能定國者殆未有也

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

此言治國而言天下者天子居天下之首而爲民率親親敬長之道可達之天下故以天下言也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舜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堯舜之率天下惟孝弟而已矣故曰仁也桀紂反堯舜之道

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亾受德既亾殷之頑民延及數世故洸主闇朝亂國不獨其君可滅其民皆可誅也淮南主術曰文王周觀得失徧覽是非堯舜所以昌桀紂所以亾者皆著于明堂故明堂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以爲王者之戒堯之欽明文思舜之格于文祖文祖明堂也明堂之令是爲月令蔡邕明堂月令論曰月令篇名曰因天時制人事天子發號施令祀神受職每月異禮故謂之月令所以順陰陽奉四時効氣物行王政也成法具備各從其時月藏之明堂

所以示承祖考神明明不敢泄瀆之義故以明堂冠月令以名其篇自天地定位有其象聖帝明君世有沿襲益以裁成大業非一代之事也此可明唐虞之世而有月令如視中星著氣候謹器用服物而不敢過爲戒耆欲聲色而不敢淫王者惟端好惡於心而後可以行明堂之令不如是則未有不窒礙者也若新莽竊號亦造威斗僞周代唐斯議明堂是則反其所好民安能從令哉

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

家

記於脩身言譬以人譬已也於家國言喻以已喻人也譬猶喻也喻猶曉也皆一誠之所能明也恕之言如也本蒼頡篇墨子經說曰恕者以其知論物而其知之也著若明明者誠之驗而仁之著如者言與人相同有諸已而求諸人無諸已而非諸人則與人同與人同則人見之而其曉詩云爾之致矣民胥傚矣卽喻諸人也人已之閒動靜之際初無二事所藏乎身不恕而求喻於人其本不立未有能齊家治國者也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

人而后可以教國人

桃夭之詩言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此謹於娶婦嫁子擇孝弟世世有行仁義者所以子孫慈孝而黨族俱善是爲宜其家人陽道舒陰道促男三十筋骨堅強任爲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盛任爲人母禮三朝記曰子曰不仁國不化公曰何如謂之仁子曰不淫於色蓋仁之難成由於情欲情欲之始由於室家記又曰立妃設如太廟然乃中治故保赤子者在胎教教國人者在宜家定嫁娶之期謹房闈之事此一緊心防其淫佚故云夫婦之際人倫之始可不慎哉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義者事之宜宜者以言乎義也門内之治恩掩義君子能以恩行其義則舜之於象敖周公之於管蔡所以處之者皆得其宜而可以達之天下矣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康成箋此詩曰儀義也賈生書曰心兼愛人謂之仁行充其宜謂之義董生書曰仁之爲言人也義之爲言我也是故春秋爲仁義法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

與爲義人不被其愛雖厚自愛不足爲仁率天下以仁以義正我而後能率故引其儀不忒以明率天下之道忒疑也惟君子用心之壹而後可以不疑則誠意之驗孔子所謂能近取譬孟子所謂强恕而行皆以義正我則愛人之道可以四達而不悖正是四國之謂也詩三百篇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引此三言凡言宜言儀皆以正己爲要則齊家治國之道得矣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按鄭

注云俈或作借矩或作巨程文作榘之音榘本亦作矩

毛詩說曰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亂言不務德意而徒取政教號令繩天下之民此民所以日趨於薄而日瀉其本蓋文飾經術工於吏治亦足動人之視聽而求效於旦夕然行之朞月四境之內未有不騷然者此未嘗致意於根本之地以感發人之性情於治平之道終有窒礙也故天子老老長長恤孤之道皆行於大學以孝弟慈之事興起其民是謂端其本司徒於地中建王國王國在天下之中大學在一國之中天子宅中而治而諸侯效焉則天下無不平治國

以及天下猶積矩以裁制萬物故於國言治於天下言平者在絜之而已矣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治國者由不治而使之治不孝不弟而民悖皆不治之事有國者之所甚惡也故先明其所惡而後所好者自見好惡之端誠意之驗也中庸篇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兩端者過與不及有過有不及則偏而有弊此惡之所由生也惟絜矩者爲能用中故於上

下前後左右以誠意通之而無不得其宜矣絜者挈也本鄭注矩者數也周髀曰數之法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爲句廣三股脩四徑隅五既方其外半其一矩環而共盤得成三四五兩矩共長二十有五是謂積矩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數之所由生也用矩之道平矩以正繩偃矩以爲高覆矩以測深臥矩以知遠環矩以爲圓合矩以爲方方屬地圓屬天天圓地方方數爲典以方出圓笠以寫天天青黑地黃赤天數之爲笠也青黑爲表丹黃爲裏以象天地之位是故知地者智

知天者聖智出於句句出於矩夫矩之於數其裁制萬物矩所爲耳按此則數之法皆出於矩盛德記曰明堂月令赤綴戶也白綴牖也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盧辯謂法龜文故取此數明堂取一至九之數與大學絜矩同義堯命舜曰天之祿數在汝躬謂此矩也允執其中謂絜矩也自古帝王之治世皆以矩之數裁制萬物荀子曰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知絜矩之道有無窮之用也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既以孝弟慈興起一國之民則人心正人心正則好惡端荀卿云有治人無治法有亂君無亂國故治國之道以用人爲本而政刑爲末用人之道以端好惡爲先而條教爲後一國之衆不能以耳目周也天下之廣不能以文誥及也大法小廉中外如一此以人治人忠恕之爲道也是以一己之好惡不能無偏且私耳譬焉喻焉而好惡公矣至於合民之所好所惡則好惡爲天下之至公至公者可以充惡惡臭好好色之量遂以至誠之意與民相見則天下一家中國一人如此而後可以爲民父母矣王制記興學之事

曰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此以知民之所好所惡也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此所好好之也簡不率教者移之鄉移之遂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此所惡惡之也明於所好所惡而後無作好作惡故偏黨反側之悉平是能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大法九章大學明堂之理一也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則爲天下僇矣

大師者三公之職坐而論道詩人刺王之不道則責

大師民具爾瞻十目所視也大師教王三公之事與王同故不必有天下者而後任平天下之責也王者能用執政之大臣大臣能用百執事皆以絜矩之道求好惡之公故能用其中於民而天下無不平惟慎獨者能守其至正獨之不慎是爲不誠而罷僻之心有自入矣使大臣有偏僻自私之見則必厭君子而喜小人小人能順其私心將破壞國家之大體而不顧法令之曰煩人心之曰蔽不旋踵而禍亂至皆不能用人之咎也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鑒于殷峻命不易道得

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君以民爲天師者衆也民也書曰四國民命凡有國者謂之民命惟明明德乃同民之好惡以得衆得民而受天命既受天命則可宗祀於明堂以配上帝國者天之所與寳民之所與也故得國以親民爲要云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德者四時五行之德也月令先立春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齊者慎也慎也者愼獨也惟獨可以爲天下先先心退藏於密愼

德之事也君子有終身之慎先於三日之齋迎四時推五行謹氣候步日躔視昏旦中星食味別聲被色以行明堂之令少有不慎則氣候失常陰陽爲沴明堂之法使天子無時而不慎以不失五行之德德已與人所同得王者內得於已以自明其德必能外得於人以明用有德之士中庸篇云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有德有人之謂也有五德之帝有五行之官則土與金木水火皆安其行班固解五行云土所以不名時者地土之別名比於五行最尊故不自居部職有土則五行可成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

成金皆兼土之生數外傳史伯曰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五行之性則爲德得天地之生數五行之用則爲財得天地之成數尚書伏生說天五生土配以王極皆由五數而成六七八九是水火金木皆賴乎土而成此王極所以爲八疇之要樞也明乎此言則可以知有土而後成五行之財以爲民用三朝記曰水火金木土穀此爲六府廢一不可進一不可民並用之今日行之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其此邪昔夏商之未興也伯夷謂此二帝之眇眇小也德爲本財爲末則德爲大財爲小府庫之財不外六者

故爲六府春秋傳曰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

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

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陳六府三

事皆歸於九功之德而行之以義大學德本財末以

義爲利之說亦猶此意也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

民散財散則民聚

德者五行之德王者之所受命於天者也財者王者

財五行之用以施於民者也受於天者謂之本故相

生相嬗以相終始無天命無德者不敢干焉施於民

者謂之末故相勝相劑以相和百姓日用而不知焉故禹治水益掌火稷教稼穡契爲司徒此由內愼其德以明用有德之士則九族百姓黎民亦各正其五常之德以利用厚生斯能正其本而萬事理苟不脩德而以富强爲念如暴秦之世程石量書方自以爲宵旰之勤而謂百執事之人爲不可信使皆屏息重足而莫知其所措元首叢脞則股肱惰而萬事隳此其故由於王者舍德而言財則不能不言利言利則善者退而不善者進務爲國家巧取於民民莫不知天子諸侯大夫且興利之不暇不能不相率以自謀

其生必至於盡喪其五常之德其始則父子相棄婦姑勃谿以成天下之大亂秦之興也亦自比於三代之得天下而亾也忽焉此外本內末之過也蓋有五行之財而不能用則爲財之聚而水可以爲民患火可以致民疾材木金鐵之貨皆棄於地民無所資所以耗而散也知五行之道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則爲財之散溝洫治田疇易水土之演也耒耨興宮室建金木之化也釜甑爨衣裳垂水火之濟也故淮南傳明堂月令有四時變火之文而呂氏失之者非也既能財五行之用以利天下之民俾

各安其居樂其業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
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民之所以聚而息也周官
小司寇孟冬祀司民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以圖國
用而進退之以民數之息耗知財用之聚散有天下
者不益當知所慎哉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悖亂也有國者慎乎德則治不慎乎德則亂王言如
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王言不可以不慎
其上有飾非拒諫之君其下有道諛媮合苟容之臣
上下之閒皆非以誠相與是之爲悖言悖而出君命

之逆也亦悖而入逆命之臣也其君其臣皆將獲罪於天履霜堅冰可不懼乎是以言愼其出則德益明貨愼其入則人土財用可有言者德之所流也貨者財之一端也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班固謂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二者生民之本食足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王者通其有無馭其貴賤故天官有受藏之府泉府有國服之息遞其數謂之悖入悖入者貨蘊於上民怨於下以干天地之和以致水旱盜賊之滋漏厄之形仰屋之歎職此之由也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命者天命於人謂之性分而言之為仁義禮知信以
合五行之德此性善之所由來也德之謂得王者受
命改元五德遞嬗春秋以元加春王正月則善也至
善之謂極洪範之極春秋之元是先慎乎德以長保
其天命者也王之不極是謂不建不止於至善不慎
乎德於是有失道之敗而天則先出災害怪異之變
使畏天命而知恐懼自省終於不改遂至易姓而改
命知天命之去非天之絕人之世而人之自失也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舅犯曰亡人無以

爲寳仁親以爲寳

鄭君注云楚書楚昭王時書也言以善人爲寳時謂觀射父昭奚恤也按事見國語及新序舅犯對晉文公事見檀弓鄭彼注云寳謂善道可守仁親親行仁義孔子遣子夏等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寳書記之所述皆百二十國寳書之言也有國者知其所寳而後國可治故謂之寳書孔子因其所言以爲經門人述之以爲記楚書之言善舅犯之言仁親仁亦善也知治國者不可以不親民不可以不止至善是以吳雖破楚而昭王復國晉文出亡而霸諸侯惟能用善

人也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引書以明善人不善人之實也个當爲介隸之悞介大也鄭注此云斷斷誠一之貌廣雅曰斷斷誠也說文引周書作𢇍𢇍皀古文叀字明大臣之誠意專壹有斷斷之氣象又驗之於才蓺之士彥聖之人以知

其樂人之有善惟無他技則其心休休有容凡士之
有一技皆爲吾有能合衆技以成其大如周公之見
百士是也人之彥聖彥一作盤本鄭注盤與彥聲之轉
彥爲美盤爲大美且大而爲聖非一介臣之所易容
也故加以好之之心有不但如自其口出者而後知
其寔能容之如周公之於名公是也子孫長保黎民
有利皆由於用人用人由於大臣之推賢讓能明明
穆穆斯天命集而國家治是爲得天命得國媢疾者
媢賢之人也違之俾不通彥聖之人肥遯蔽隱不使
上知而求之易於否泰明君子小人之消長於泰則

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於否則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有小人之隔絶其閒則賢人君子藏山匿藪不能爲國家用元首叢脞而萬事隳政令莫舉天命遂去是爲失天命失國故善用人者見其忌己之善而稱人之善若將不及者卽其有容之心可與圖數世之利見示己之才而不樂道人之善者卽其媢嫉之心已足生目前之害於進退大臣之際而用人之道思過半矣此文多與尚書不同者尚書古文禮記今學也秦穆自傷前不能用百里奚子蹇叔子之言感而自變悔遂霸西

戎與晉楚之君皆由失而得故引其言以知治國之道通乎平天下之道也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

治國之道在用人人之異在君子小人而已君子之求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小人之所以自進而求暱於君其情狀非一稍有不愼而君心已惑大權已移故記者先言所惡後言民之所好惡至於子孫不能保而黎民殆者固仁人之所甚惡也未治之國直否之家小人道長不先去小人則君子不進而國無由

治君子道長而直泰必其國中無小人而君子有以自全於斯世治國之先去惡猶脩身之先去其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情而性無不善愛人之與養性其理一而已矣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此承秦誓之文以見大臣不能進賢退不肖之害故鄭君注此云命讀爲慢聲之誤舉賢而不能使君以先己是輕慢以舉人也使無敬賢之意則賢者去而

不肖者不能退遠君子而親小人者由其君慢而其臣亦慢則雖有過而不知有過而不知則好惡與性相反好惡合乎性而後可以爲人故以媢疾之臣而逢好諛之君則日護其過而拂人之性故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人之情其始皆知賢之當舉不善之當退惟由慢與過以至拂人之性則生機以漸而盡天理以漸而滅故壞國喪家亡身者皆媢疾之類也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以上皆明有德有人之義忠爲敬信爲誠忠信者誠意之事誠意者愼德之基也德之言得大道絜矩之道也君之用臣臣之事君皆主忠與信則能絜矩而天下平得其道之效也驕爲慢泰爲過君子退而小人進則無時不愚惑其君終至於拂人之性而菑及其身皆慢與過之所積而非一朝夕之故所謂失也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大道在絜矩則人土財用皆以矩之數絜之財既散則民皆有其財而生之者衆大宰立九職九賦九式

九貢之法以挈其衆寡疾舒之數而已財無不足財
散民聚之道盡此矣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
曰人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君子
愼五行之德可以生六府之財以仁爲寶是爲大寶
故能挈六府之財之數而後可以散財不仁者雖有
財不能散也能散則能用不豐不殺持情合危聖王
之所以順合德與人土財用爲一是能以財發身守
位聚人理財正辭皆仁之所發也不能合德與人土

財用爲一而徒知有財是謂不仁貪於聚斂以起財務成富至於財聚民散而身隨以亡是不仁之人天下之愚人也可勿惡哉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既知不仁之可惡則當知仁之可好好惡者浹於肌髓形於寤寐以誠意相通者也率天下以仁是謂以仁治人下莫不好義是謂以義治我上下相率以仁義爲治而後謂之國治凡卿大夫士皆食乎君之祿事乎君之事義者事之宜非仁無以長人非義無以

舉事有事於國者皆正義而不謀利則必敬其事而
後其食以敬勝怠乃克有終是以至治之國道德齊
禮而科條畢具綱舉目張爭奪之風息悖出之患亾
此生財之大道卽絜矩以平天下之道也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
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
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佐君以治國而親民者爲卿大夫士禮問士之富以
車數對故孟獻子之戒言利自畜馬乘始卿大夫旣
有采地則有家臣畜聚斂之臣卽其用人之失當知

其舉賢之無實有國者誰與爲治易言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美利者至善也不言所利是謂不以利爲利仁與義皆善之一端而人臣之分尤當以義治我則能事君之事易著臣道於坤之六二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文言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敬義立而德不孤言无不利之效由乎其敬與義是謂以義爲利所謂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其卿大夫士能以義制事而得其宜必能爲小人制其田里教之樹畜俾各安其居樂其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亦各

怠其利是之謂利其利若上下交征利之世其奪民之利惟恐不盡至士庶人而求利吾身此救死不贍之辭而國之所以危也欲知下之好義而不好利當以獻子之言察之而治國之道思過半矣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不知絜矩之道則本末倒置舍仁義而惟以財用爲當務之急此愼德之君子所不爲而閒居爲不善之小人一旦當長民之任必逞志行私用其權數智術

以罔一世之利小人亦自謂所以利國家者無過於此惟有絜矩之道知民之所惡而去之則可以無國家之害故爲國家者惟務於格君心正民風上辭讓而交爭奪者好義之臣也務論富國强兵頭會箕斂豪奪而巧取飾經術以文姦言者好利之臣也則君子小人之辨明矣彼爲人君者孰不欲以仁義善其政而不知絜矩之道惑於君子小人之辨見小人而喜其議論以爲其智可用其力可使侈豪芒之算竭山海之藏損下益上上下不通而民不親怨氣充積以干天和則菑異先告而患害屬至小人之用事可

以隔君民之心絶善人之路故用小人而至於亾其國猶自謂欲行善政而非亾國之君者彼亦至愚而不悟者也故明明德之義在自明其德而明用有德之士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皆好義而不好利中外之治淸和咸理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恩及禽獸澤臻草木以成治太平之世是謂親民是謂止至善皆誠意之學一以貫之也